

文化年鉴

《蒋公的面子》团队

提名辞

“规规矩矩的东西根本不配称作戏。”《蒋公的面子》不仅不“规矩”，且直接杖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软肋，表现出清醒、独立、自由的戏剧人格。蒋公宴请，去还是不去，给面子还是不给面子，三位民国教授的选择与人生，至今仍刺痛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、照见浮躁虚假的现实。可贵的是，从剧本到表演，团队都呈现出了时下难得一见的高水准，是好戏，更是真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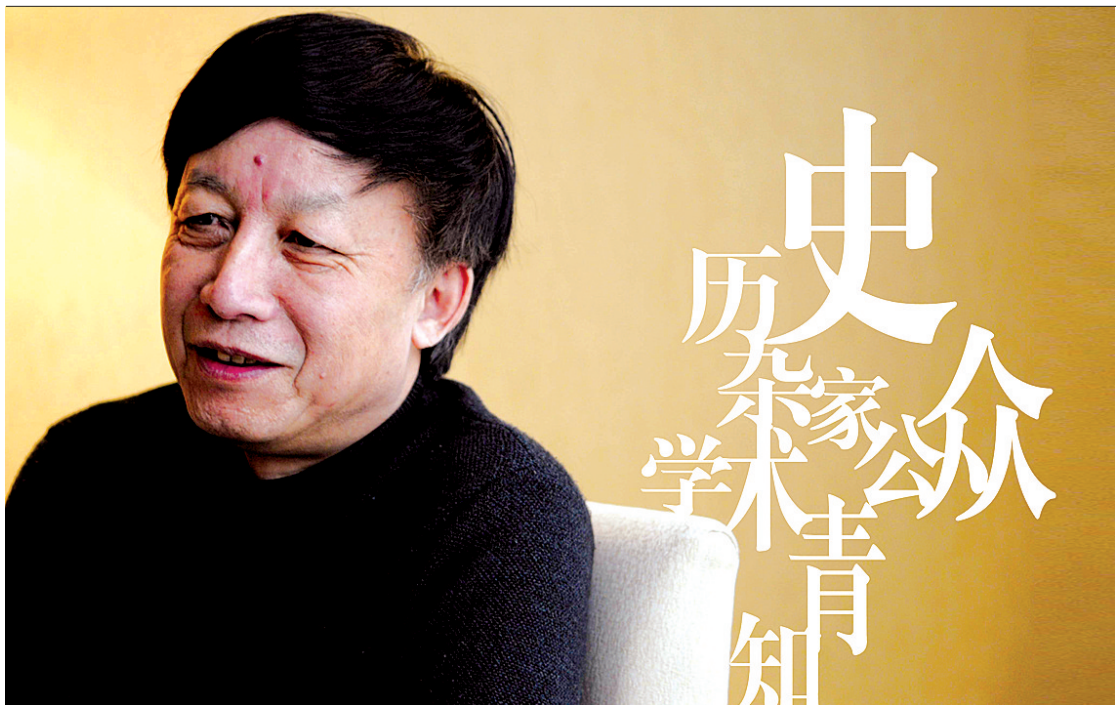
左、中、右不同的知识分子。去不去吃蒋公的年夜饭，三种立场代表了知识分子

京等多个城市巡演。2013年，《蒋公的面子》在广州、深圳、北京

2012年5月，《蒋公的面子》在南大首演。

校园 剧本作为《学年论文》。南大三大学生温方伊，以此传说为基础写论文

请中文系的三位教授吃年夜饭。2013年，蒋介石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前，曾传说



易中天

提名辞

2013年，66岁的易中天开始写作一部从女娲补天讲到民国的通史，他预计为此要付出五到八年时间，并想以这部著作来思考“三千七百年来，我们的命运和选择”。撰写“通史”是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数代学人筚路蓝缕，留下时代的历史印记。在对“公共知识分子何为”讨论太多的当下，易中天的身体力行，无疑又是一次在“公共”与“知识”之间搭建桥梁的行动。

知青

生产队。1965年高中毕业，易中天到新疆

文学专业研究生。1978年，考取武汉大学

从《读城记》到《百家讲坛》，易中天追求让学术进入市场。

杂家 写作涉及中国文学、政治研究、文化、社会研究和电视、政治研究等。

历史 《易中天中华史》，2013年开始写作



2013年初的2月8日，易中天的生日。“六十六，非不寿”，他援引启功的话续写道：“祸与福，都曾受。从今后，皆天佑。人生事，思量透。病要医，心照旧。多读书，少作秀。高也成，低也就。学到老，活个够。”这一年里，他自称“新青年”，“年轻人折腾，因为他来日方长；老年人，要折腾，因为他机会不多。”

2013年，对易中天来说，“重头戏”是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的写作和出版。5月，易中天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进行了名为《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》的演讲。演讲的内容为36

卷本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的总序，他希望用这一套书来回答一个问题，那就是“三千七百年来，我们的命运和选择”。

《易中天中华史》从出版伊始就伴随着质疑。很多人针对他的写作时间，短短半年多时间出版七卷《中华史》。按照易中天的解释，总序一书算是“第0卷”，此前的2012年，他已经花费了近10个月的时间做准备一二两卷，数易其稿。他曾做过计算，每天大约写1000字，就基本可以如期完成中华史的写作。

这套书的策划和宣传可以说将“易中天”这个品牌进一步扩大了，前期准备时间足够长，封面装帧设计颇费心思，连每一本推出的时间也都精心选择。先是在北大演讲，推出两卷《祖先》和《国家》，把36卷“易中天中华史”概念整体抛出，引得媒体纷纷报道；而后7月在香港书展发布第三卷《奠基者》；8

月在上海书展发布第四卷《青春志》；10月底《从春秋到战国》首发时，恰逢易中天母校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，“发了一万张票，来了一万三

千人”；第六卷《百家争鸣》首发选择在了成都，“作家财富榜”揭晓，易中天获得“年度致敬作家”等两个奖项。

面对媒体对“作家财富榜”的质疑，易中天认为：“我不反对人家为了赚钱而写作。比方说当时古龙就是为了赚钱写作，但是不代表他写不出好东西来，相反他这样的作家会特别替读者着想，会写得特别好看，所以也未必是坏事。我反对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赚钱丧失底线。我不要境界，我要的是底线。”

对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的质疑再次浮出水面。2013年年末，著名学者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批评易中天、龙应台、当年明月都是“历史小清新”。杨念群认为，自己可以写得比易中天更快更好，但“那是快餐的东西，有一定传播和启蒙作用，但是你要提更高的要求”，杨念群说，“大众喜欢什么就提供什么的，有服务性，让人觉得舒服，提供娱乐却未能引导读者深层思考，总而言之，在历史这个重大问题上‘三观不正’。”

面对专业学者的批评，易中天说：“哎，随便说啦！爱怎么给我贴标签，就怎么贴吧。反正最后，我敢断言：一切给我贴标签的人，都是没有贴准的！因为，我是不能被任何标签框住的！希望将来我的墓志铭能刻上这样一行字：一个不能贴标签的人！”

口述：易中天 采访：赵大伟



艺术家金峰以易中天为原型创作的印章，旁边刻着“杯具啊”。

虽然知道自己做了一个不错的戏，但《蒋公的面子》能被接受得这么广泛还是没有想到。现在北京、上海演了13场，都是座无虚席。其他城市包括成都、武汉也非常好，这也是没想到的。原来以为就是学校的老师、学生看看。

做这个戏，从艺术上来讲主要还是两个对话：一个想回答钱学森先生提出来的，为什么60年来中国没有培养出最拔尖的人？《蒋公的面子》给出的答案是，因为所有的科学家、思想家和文学家都需要一个思想自由的环境，即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。民国时，虽条件艰苦，但这些人个性都得到了充分发展。应该说，整个人类科学的大进步都是跟人性的解放和个人主义的发展相关的。

另一个，我们则希望跟当代戏剧对话。最初虽然没想到这么好的结果，但我还是很清楚我们的戏跟现在很多“主流”戏剧的差别。我们完全是个人制作，追求个人发展，这是本质区别。现在中国大概每年有100个亿元左右用在各省包括中央政府的戏剧创作上，比任何国家都多。但这100个亿里，大概有90个亿都是政府的道德教育、政绩工程，艺术家、导演、编剧完全成为工匠。这就把剧做死掉了。100个亿花光了，但做得毫无意义。

所以我们的对话是非常直接的，当然它可能是不成功的，如果《蒋公的面子》不是这么成功，那这个对话就没有丝毫影响。但我会坚持这种对话，《蒋公的面子》不成功，我可以再做其他的，我始终坚持一个个人创造，一个个人的精神表达。

我年初给《蒋公的面子》巡演订的目标是1000万，现在演了130场，包括40场公益和半公益演出，其他90场，平均每场10万左右，算下来，毛票房离1000万也不远了。

我还是相信，中国当代戏剧最进步的力量就是票房。在商业戏剧发达的时期，会为了追求票房而放弃艺术。但在今天中国戏剧大多由政府制作的情况下，所有对票房的追求，在更大程度上，其实就是对艺术的追求。哪怕是对粗俗娱乐的追求，都要比那种虚假的道貌岸然来得进步。至于真正的艺术家来反对票房，则是下一步的事情。我就是希望通过票房来证明，真正的艺术是被欢迎的、被接受的，至于那些不受欢迎不被接受，卖不出票的东西，根本就称不上是艺术。

口述：吕效平（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，《蒋公的面子》导演） 采访：颜亮

《蒋公的面子》海报上一块写着“蒋”字的麻将。

